

椰風飄雨

印尼在G20峰会困局中屹立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2022年对印尼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年,将首次主办二十国峰会(G20)。

《人民思潮》(PIKIRAN RAKYAT)于4月13日报道,外长蕾特诺(Retno Marsudi)说,作为轮值主席国,印尼将于今年11月主办G20峰会。

外长于11日迎接到访的加拿大外长时说:“我重申G20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,我

们的人民正等着G20做出实际的工作成绩,尤其是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候,需用更多的协调斡旋。”

《论坛新闻网》(TRIBUN-NEWS.COM)于23日称,蕾特诺外长日前造访土耳其,在安卡拉举行会谈后,土耳其外长表态支持印尼推进G20优先事项的立场,双方也达成了有关经济合作、卫生防疫、俄乌危机的共识。

印尼CNN网于30日报道,本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,佐科维总统在外交部长及财政部长慕丽雅妮(Sri Mulyani)的协助下,正在协商处理对俄

罗斯及乌克兰同时发出邀请的事宜。他透露:“国家的外交决策是经过深入而周详的研究讨论后决定的,总是以印尼政治外交的宗旨和价值观为出发点。”

佐科总统坚称,印尼争取让G20峰会成为恢复世界经济的催化剂(katalisator)。他在网上记者会上说:“依据这个语境,在日前的谈话中,我邀请泽连斯基总统参加G20峰会。”

《亚洲周刊》卢德仪《印尼周旋美俄乌之间 主办G20身段灵活》的评论:“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北约峰会表示支持将俄罗斯逐出G20;美国财长耶伦表态不会参加有俄罗斯在内的会议;澳洲和加拿大首脑已表态与美国站在一

起。”并非所有G20成员国支持排除俄国,中国明确反对,一些‘务实派’国家表明G20研究讨论后决定的,总是以印尼政治外交的宗旨和价值观为名。”

在西方压力下,印尼祭出“轮值主席国无权不邀请成员国”,各国的邀请函早已发出为挡箭牌。佐科维表示“必须公正”,并暗示,在拜登和西方政要施压要求乌克兰参与取得平衡后,双方达成妥协。

印尼呼吁G20要团结,不搞分裂,和平与稳定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。印尼若屈服于西方,耽误了气候变化、经济困局等问题,会引起非西方成员国的不满,引发不必要的纷争。然而,把俄乌战事排除在议程外也不明智,因为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如能源、粮食和棕油的价格大幅波动,严重影响全球经济,G20

峰会不可能不讨论这个问题。不少国际知名学者也出面支持印尼,他们建议:“让G20聚焦于经济合作是当务之急。”

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受美国指使,于4月29日亲访印尼,继续施压,并“游说”东南亚联合“反俄”,但无功而返。5月4日,G20轮值主席国印尼、东盟(ASEAN)主席国柬埔寨、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(APEC)主席泰国发表声明,邀请所有成员参加今年11月接二连三的相关组织峰会,与所有合作伙伴携手,为实现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。

日本广播协会(NHK)“敏锐”地认为这份联合声明是给日本的一个讲文明但很坚决的“软钉子”!其“弦外之音”:对抗向它们施压的一些国家,呼吁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。佐科维总统这“绵里针”

的几步棋倒是让美国进退失措;白宫若强硬下去,有失大国风度,拜登若不出席,只以视讯方式参加,岂不是把重要的国际舞台拱手让给了中俄?佐科维如果“摆平”G20峰会,本人即赢得国家声誉,也将使印尼巩固“准大国”的地位。

印尼去年第三季度因疫苗接种及时,防控得法,成功应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侵袭,是第四季度经济快速复苏的关键,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.02%,预测今年经济增长将更迅猛。世界银行最近估测,东南亚地区不少国家经济增长态势不减,预计印尼的增速在5%以上。

虽然有一小撮反动政客、激进分子一直唱衰政府,但广大民众相信佐科维总统有能力、有意愿把国家治理好。相信G20峰会的困局一定能破解,印尼将在风吹雨打中崛起!

■ 高鹰

今读鲁迅杂文(2)

三、《王道诗话》

这篇杂文取自《伪自由书》,于1933年3月5日,全文约600字。鲁迅以《王道诗话》批评胡适等人写的《人权论》。

《人权论》是以鸚鵡开头的。大意: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鸚鵡儿,偶然经过自己的山林,看见那里大火,它就展翅飞舞着水洒在这山上,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,它说:“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,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”。

后来,胡博士又说: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。可见,胡适在维护“政府权”,他极力袒护反动政府的权利。

结尾:鲁迅用了16行七言古诗《王道诗话》,所谓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思想,以仁义道德治天下的政策。杂文揭露了《人权论》的虚伪和骗人的面目,还以“政府权”粉饰反动的统治。最终鲁迅批判了胡适博士的实用主义的谬论。

所谓实用主义,是现代西哲学的一个流派。其特点是否认世界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,认为有用就是真理。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和指导行动的思想观念。

四、《别一个窃火者》

本篇杂文取自《准风月谈》,1933年7月8日,全文的400字。是写两个窃火者,受到大神残杀和戕害的故事。

开头:“火的来源,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天上偷来的,因此触动了大神宙斯之怒,将他锁在高山上,命一只老鹰天天啄他的肉。可见主宰天下的大神宙斯的权威及其凶残的本性。”

接着杂文写了“别一个非洲的窃火者”,他从天上偷了火,传给瓦伊安提族的祖先,因此触动了大神大拉斯之怒。秘密将他锁在黑暗的窖子里,派来的是蚊子、跳蚤、臭虫,一面吸他的血,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。进行无人道的戕害。

我认为不管是宙斯还是大拉斯,都是反人权反人道的恐怖行动,必须受到谴责制裁。普洛美修斯和“别一个窃火者”,他们天上取火,是为民造福和带来光明,再说天上的火非大神所有,应该受到点赞才对。

如今世界不太平,美国施

行霸权主义,对中国、俄罗斯进行百般制裁,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受到应有的反制。

结尾:“幸而现代交通发达了,非洲的蚊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,我从它们嗡嗡营营中,听到了这一点点。”

这是个巧妙的结尾,非洲骯髒的苍蝇、臭虫飞到了中国。这里的“非洲”,我想是泛指国内外的统治者和反动派,他们也纷纷飞到中国来,吸血毒害中国无辜的人民。这值得大家警惕,对一切反动派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。

五、《中国文坛的悲观》

这篇杂文取自《准风月谈》,写1933年8月14日,全文750字。原题《悲观无用论》,暴露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黑暗、混乱和相互攻击的现象。

杂文开头:“文雅生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,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,好像军阀割据,便不禁‘呜呼’起来了,但尤其痛心诬陷。”

当时文坛相互谩骂、诬陷,最尖锐的是《民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之争、《新青年》派和某某派之争。国内一些悲观者不调查研究,不分是非曲直,将一切作者,诋为“一丘之貉”。当时,名叫林琴南的,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,结

果为时不久,销声匿迹。

只有近来的诬陷更为出色,其实不全是文人,十中之九,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,只好化为黑店,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。

可见,当时中国文坛一片黑暗混乱,不仅文人相轻,热衷人身攻击,也有外行人参与,搞黑店,出卖人肉馒头。

杂文结尾:“历史决不倒退,文坛无须悲观的……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营盘里。”

结尾道出了鲁迅的观点和见解,面对文坛的混乱、人身攻击谩骂和诬陷,过度的悲观是不必要的,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要陷入文坛没落的泥坑。要善于辨别是非,摆脱自我堕落,敢于自我改

造,敢于改革创新。

如今,印华文坛怎样?我看,总的来说是进步的,发展的。搞文人相轻者,闹人身攻击者很少。目前写作者多已老龄化,有青黄不接现象;不少作者贫病交迫,大家务必关心,助一臂之力。媒体也得关心关心,媒体与写作者有血肉的关系。

机关算尽

巴厘:意如香

一双巨手 欲把天下独揽 我行我素 逆我者亡 一手遮天 唯我独尊 搅得环球肚里吞 无奈何 吞得北半球 南半球难咽 霸道终有期 多行不义必自毙

堂堂美利坚 盛极一时败离谱 称霸世界不如愿 吞下半球血流注 流血吐出贯西东 气数耗尽内伤涝 举世反霸呼声响 世纪潮流抛美债 百年称霸今终结 机关算尽 滥发美钞伤自身 通胀乱象民怨疼 美元霸权气数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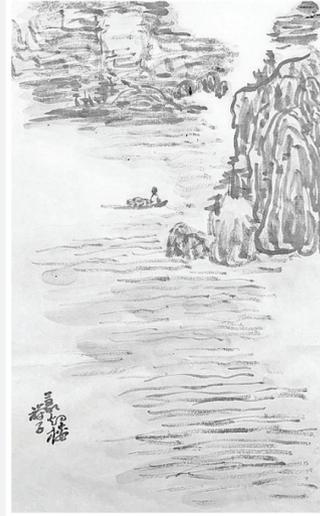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节

雅加达:王伟豪

花园茉莉挺茂盛 芳香四溢随风飘 蝴蝶喜欢花中游 迎接晨阳照大地

今朝巧逢母亲节 瞧见茉莉思亲娘 离别三十个春秋 愿您九泉下安息

王祥书画作品



题画

近山迢递远山清, 过水好风贴脸平。 我驻云根能几日, 一钩冷月又新横。

印尼有三名羽毛球运动员蜚声国际,他们分别是最为年长的陈友福(Tan Joe Hok)、梁海量(Rudy Hartono Kurniawan)和号称“王者”(King)的林水镜(Liem Swie King)。

1956年2月28日,林水镜出生于中爪哇省的古突土县(Kudus),家中经营自行车生意。他父亲名叫黄天宝(Ng Thian Poo),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。在那里,黄天宝与林水镜的母亲黄喜妹(Oei See Moi)结婚。后来黄天宝独自漂洋过海来到印尼谋生,在古突土定居。事业成功后,妻子追随丈夫来到印尼。

印尼许多羽毛球冠军都诞生于羽毛球爱好者的家庭,林水镜的父亲就是一位羽毛球爱好者,也是林水镜的第一个教练。林水镜的几个姐妹也打羽毛球,但远不及他厉害。在家乡古突土县,林水镜完成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的学业。求学期间,他加入了当地的羽毛球俱乐部,这个俱乐部也培养了许多知名的羽毛球

运动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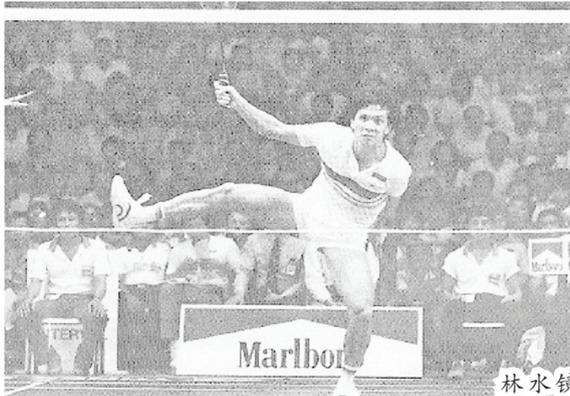
在赢得1972年中爪哇羽毛球锦标赛和1974年全国羽毛球赛青少年组比赛的冠军后,这个天资卓越的乡下孩子开始崭露头角。几年后,他夺得了全英羽毛球公开赛锦标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,而梁海量和林水镜的表现最令人难以忘怀,特别是林水镜扣杀球,更是给众多羽毛球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76年,林水镜参加了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项目。然而令人惋惜的是,在决赛中他惜败于队友梁海量(即鲁迪·哈托诺)。很多人说林水镜是“奉命”故意输掉这场比赛的,因为印尼想让梁海量第八次卫冕全英赛冠军,以超越此前丹麦选手厄兰德·柯普斯(Erland Kops)创下的七次夺冠纪录。次年,林水镜与丹麦选手弗莱明·德弗斯(Flemming Delfs)在决赛中相遇,却仍以冠军无缘。1978年和1979年林水镜终于尝到胜利的滋味。然而,在1980年他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,在全英赛中他输给了印度选手普拉卡什·帕度柯尼(Prakash Padukone)。

1981年他重回巅峰。值得一提的是,1980年林水镜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,然而在决赛中还是输给了梁海量。尽管赛场表现不是很稳定,林水镜仍是印尼征战汤姆斯杯赛的主力成员。他六次参加汤姆斯杯团体赛(1976、1979、1982、1984、1986和1988年),三次为印尼成功夺得汤

扣杀王者——林水镜

廖建裕 (LEO SURYADINATA)



林水镜

姆斯杯(1976、1979和1984年)。可惜的是,他在汤姆斯杯男子单打的表演不尽如人意,在三打两胜赛制中被中国队的栾劲击败。幸运的是,林水镜在男子双打比赛中与陈金德(Hariamanto Kartono)搭档,为印尼赢得关键一分,弥补了他在单打中欠佳的表现。由于在男子单打项目的接连失利,林水镜从1984年开始转为参加男子双打项目,直到1988年挂拍。

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时期,林水镜是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运动员。动作敏捷迅速,扣杀球更是给对手致命一击。然而,他也有弱点。每当遭遇失利

时,他就难以集中精神,容易丧失自信,尤其在面对中国选手韩健和栾劲等劲敌时,更是如此。虽然作为一名年轻运动员,经常有失误,但林水镜仍然凭借极具个人风格的打法成为羽毛球坛的佼佼者。他十分钦佩梁海量,并且追随他踏上了电影之路。1979年,他和性感电影明星伊娃·阿纳斯(Eva Arnaz)合作主演了电影《怀里

的樱花》,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。公众认为他没有全心全意打羽毛球,反而不务正业去演电影,并且他应该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好演员。在同年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上,他更是因为睡过头了而比赛迟到,被

罚禁赛一个月。

挂拍以后,林水镜于2009年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但这次他不是以羽毛球运动员的身份,而是以电影《王者》的主角昆都(Guntur)仰慕的大英雄身份出现。有趣的是,“昆都”实际上是林水镜的印尼语名字,只是他从未用过。同年,罗盘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《叫我“镜”》(“镜”的方言发音是King,King碰巧是英文字,意思是“王”)——中文翻译者注)。这位逐渐被人遗忘的羽毛球巨星又重新出现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。按其自传所述,他1983年娶露西亚·阿拉姆萨(Lucia Alamsah)为妻并开始涉足酒店行业。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两女。

令人玩味的是,在苏哈托执政时期,只有极少数著名的华裔羽毛球运动员仍保留中文名字。也许,只有林水镜、梁春生(Tjun Tjun)和李英华(Ivanna Lie Eng Hwa)三人。1966年末,苏哈托将军领导的安贝拉内阁主席团出台了一项规定,号召没有印尼名字的人改用含有印尼特征的名字,并于次年宣布实施该项规定。理论上说,改名换姓并不具有强制性,但实际上,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,改用印尼名字被视为一种政治忠诚的表现。尽管如此,只有少数华人由于华文名字在其专业领域里早已为人所熟知,才保

留了原名,例如经济学家戴建伟(Thee Kian Wie)和历史学家李德清(Lie Tek Tjeng)。然而,按照规定,非印尼公民不得改用印尼名字。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,李英华(Ivanna Lie)才保留了她的中文名字。李英华在1982年才取得印尼国籍,但当时她的中文名字早已家喻户晓。至于林水镜,则是因为他在1974年夺取羽毛球赛青少年组的冠军后,才通过申请加入印尼国籍。

虽然拥有印尼文名字“昆都”(Guntur),但林水镜从未使用过,因为林水镜(Liem Swie King)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,并常被简称为“King”,同时也因为“昆都”这个名字和他的华文名字毫无相似之处。此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,林水镜的父亲姓黄(Ng),而非林(Liem),但尚不知晓父子二人姓氏不同的原因。

2009年,导演阿里·西哈萨勒(Ari Sihale)执导了以林水镜为原型的电影《王者》,电影讲述了一对父子的故事(父亲希望儿子能成为像林水镜一样出色的羽毛球运动员)。林水镜与他的队友们在影片中有短暂的出演镜头。

注:原文为英文,由Ana Zahida翻译成印尼文。本文由印尼文转译成中文。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)